



尼泊尔的快乐（三）

胡钰

随着行程的深入，尼泊尔人快乐的原因成为我和同学们在讨论中越来越关心的问题。因此，在访问后期的一些会谈中，我们都会提出这个问题来寻求答案。

在拜访尼泊尔副总统南德·巴哈杜尔·普恩（Nanda Bahadur Pun）时，副总统听到这个问题不禁笑起来。他的回答很坦诚：承认尼泊尔贫富差距大，不同阶层有不同的想法和活法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，也是从尼泊尔祖先传递下来的，即吃什么、住在哪都是次要的，快乐最重要。今天钱不够了，明天可以再去挣。今天挣了1000卢比，到饭店可能全部吃完，开心就行。聚会的时候，吃什么不重要，快乐的氛围最重要。对富人来说，聚会的时候给1000卢比，对穷人来说，聚会的时候就只给10卢比，但都一样开心，钱不重要，开心就好。

普恩副总统还提到了两个

原因：一是信仰，多数尼泊尔国民信仰印度教；二是尼泊尔有很多节日，全世界最多。每个节日，大家都开开心心，载歌载舞。

那天普恩副总统是在私人官邸里会见我们的，穿着也很宽松。会谈中他的两个儿子也来到会议室与我们见面，他还让我的同学们与他的儿子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。临别前，我赠送他一个清华的纪念品，他很愉快地接下来，而且很用力气地抱着这个清华盘子与我一起合影，感觉颇有豪爽之气。后来得知，这位副总统原先是军人出身。

在与尼泊尔众议院议长希纳·巴哈杜尔·马哈拉（Krishna Bahadur Mahara）会面时，议长听到这个问题与普恩副总统的反应一样，也不禁笑起来。我估计是这些领导人们没有想到中国的青年人会问这么有趣的问题。

马哈拉议长的回答是：尼泊尔人没有太多压力，他们认为

生活没有必要去担心太多，无论你的出身是婆罗门，还是首陀罗。尼泊尔没有受到太多美国社会、西方社会的影响，本国文化传统保留得很好。如果你到尼泊尔的一些农村去，尼泊尔的女人是村庄或者家庭的主人。男人都到外面打工了，女人在家里干家务，男女各司其职，生活没有矛盾。还有一个原因是信仰印度教，生活非常简单，需求非常基本。

在会谈中，马哈拉议长特意问同学们去过中国多少个省，之后很自豪地说，他自己去过十几个省，而且马上又要到中国访问。他也谈了一些对中国的认识，看得出来，他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建国后的历史阶段很清楚，而且也很有感情，认为中国是最好的朋友。议长曾经做过老师，特别提到，尼泊尔现在有很多人学习中文，一些人能够流利地说中文，一些初高中的年轻



学生可以唱中文歌。他建议同学们可以跟这些青年多多交流。他也提到自己的秘书、儿子都是年轻人，可以跟他们多多交流。议长的这些建议是真诚的，临别前，还把自己的名片给了我们。

在与卡尔基大使谈到这个问题时，他的回答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。其一，尼泊尔从未被殖民过，尼泊尔人民没有遭受过殖民的磨难，不像一些亚洲国家，整个国家都被殖民过。其二，尼泊尔是一个群山之国，尼泊尔人更多的是与自然打交道，而非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。其三，尼泊尔是一个多宗教信仰多民族融合很好的国家，佛教和印度教是两个最大的宗教，在这里宗教之间没有冲突，各个民族之间也没有冲突。《纽

约时报》曾专门报道了尼泊尔，称尼泊尔是一个 mix society。其四，尼泊尔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，这里的气候四季常绿，一年四季都能种吃的。

在加德满都大学孔子学院，一位尼泊尔老师谈了对尼泊尔人快乐感的看法。他觉得尼泊尔人不刻意、不强求、不吵架、不偷东西，阶层流动很慢。大家对利益方面的东西看得淡，认为有就有了、没就算了。这些性格特征或许与宗教有着紧密的联系。

尼泊尔一行，当地落后的基础设施让我们饱受其苦。在加德满都，雨天一脚泥，晴天满城灰。当地的交警都戴着口罩执勤，每每看到，也觉得是难为他们了。更苦的是，从博卡拉回加德满都的路程不过 200

多公里，却开了 10 个小时。其中有一段不过 20 公里路程却开了近 5 个小时。憋在路上时，真是怀念国内风驰电掣的高铁与高速公路。问及当地朋友为什么没有很好的道路修整，原因也很简单，一是政府没有钱，有心无力，再一是土地私有制，很多路无法修。而这两个原因也是短时间无法解决的，只能等着。因而，凡是来过中国的尼泊尔人，对中国的基础设施都是羡慕不已。

此次访问尼泊尔接近尾声之际，我们拜访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于红。大使在了解了我们在尼泊尔访问的意图和情况后，认为清华师生到尼泊尔进行交流实践是非常难得的、有价值的。大使谈了尼泊尔的国民性

格，提到了尼泊尔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很尊重，内心有着很强的骄傲感，中国与尼泊尔之间的文化交流还要加强，期待有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。

为了准备此次访问，我专门买了一本书，是由中国驻尼泊尔的前大使曾序勇写的介绍尼泊尔的书籍。曾大使曾经5次被派往尼泊尔工作、前后达14年，也是第一个会讲尼泊尔语的中国大使。在这本书中，作者说：“从我同尼泊尔几代政治领导人的近距离接触，和同各界人士的长期交往中，我深切感受到并愿意告诉读者的是，尼泊尔从上到下对中国都怀有真诚的友好情感，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好邻居和好朋友。”此次访问中，不论是接触尼泊尔的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民众，我们获得的感受就是如此。有趣的是，为这本书作序的正是我们此行见到的时任尼泊尔驻中国大使卡尔基。

此行中还走访了一些中资企业、中国媒体以及在尼中国人，这些中国朋友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，让我们在尼泊尔的行程变得顺利、温暖。在讨论中，他们也都普遍认为，一方面，尼泊尔的硬件设施很差，远不如中国，但另一方面，这里的人确实很好相处，淳朴、热情且自律。

此行下来突出的感受，尼泊尔是一个神灵的国度、自然的国度、节日的国度，因而成为一

个快乐的国度。这个国家对民族文化有着骄傲的坚守，不仅历史上未被殖民过，而且在现实中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基因中，对自己的宗教、习俗、传统有着自觉与亲近。这块土地对自然山水有着细腻的呵护，把生态当作自己的生命，不仅有爱护，而且有尊重，真正实现了天人合一。这里国民对个体内心有着高度的关注，随处可见的瑜伽空间、瑜伽课程，还有沉思、反省的生活内容，让每个人不仅向外求更向内求，不仅关注物质更关注精神。

世界进入工业化、信息化社会以来。当代人对幸福的追求越来越强，在学术研究中，也出现了对幸福感、幸福指数、幸福学等的关注。有研究对于财富数量与幸福程度之间关系进行分析，结论是：当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处在较低阶段时，人们的收入数量与幸福感受之间的相关度非常紧密，但是，一旦超过了这种水平线，这种相关性就会减弱，甚至消失。在影响人们幸福感受的所有变量中，收入水平决定其幸福感受的比例不会超过2%。事实上，在物质愈发丰富的当代社会，在温饱解决的人类群体中，非物质因素、非经济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大。

在加德满都期间，有同学给我推荐了一首名为《加德满都的风铃》的歌曲，曲调起伏

抒情，歌词中有这样的文字：“就像我们都未曾见过的/那串加德满都的风铃/它不在这里/无处可寻/可它在我们心底/挥之不去”。随着从加德满都回到北京的时间的推移，尼泊尔道路的颠簸、房屋的破旧似乎渐渐淡忘，留下的越来越清晰的是一种特殊气息。尼泊尔似乎越来越像一种精神性存在，在那里，快乐成为一种信仰。

回到清华园，新学期开始，很高兴地得知，今年一位入学新闻学院的尼泊尔研究生提出选我做他的导师。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，约他见面并把此行同去尼泊尔的同学介绍给他。见到这位同学时，我发现，他的眼睛一如我们在加德满都见到的那位年轻司机的眼睛一样清澈。

很快，刚刚见过的卡尔基大使来清华访问。在中秋节的上午，我又与他有了一次愉快的会面。卡尔基回忆起2007年来到中国时，试图寻找两个中国：一个是鲁迅笔下的乡土中国，另一个是桃花源里的理想社会。卡尔基希望，中国和尼泊尔能像《桃花源记》里所写的那样，共存、共处、共赢。

当我从这位尼泊尔老人口中听到“闰土”“陶渊明”的名字时，不禁有些震动，为了谈话中对美好未来的期待，更为这位老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挚热爱！